

陰陽九轉

下

● 熊沐 / 著



時代文藝出版社

陽九轉

熊沐／著



阴阳九转

作 者：熊 沐

责任编辑：郭力家

责任校对：郭力家

装帧设计：姜永军

出 版：时代文艺出版社

(长春市人民大街 124 号 邮编：130021 电话：5638648)

发 行：时代文艺出版社发行部

印 刷：吉林市天虹彩印厂

开 本：787×1092 毫米 32 开

字 数：450 千字

印 张：21

版 次：1997 年 8 月第 1 版

印 次：1997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

印 数：10000 册

书 号：ISBN7-5387-1154-6/I·1105

定 价：21.80 元

焦实大叫道：“他杀了四弟了，他杀了四弟了！”

他目眦尽裂，大叫扑上来，此时的他眼里流血，哪里顾上他自己的性命！他扑向唐六，叫道：“杀了你个老不死的！”

唐六本事虽说不差，但顾不及他兄妹几人一扑，唐思为他接下那肖依，但兄弟三人扑来，便有些手慌脚乱。再加上那群豪看不起唐思下毒，便无人帮他。嗤地一声，他的衣襟破了，叭地一响，他的肩头被打碎了。那个焦实在他的肩头上抓了一爪，抓得他一声噉地吼叫。

再扑上来的竹竿用手里的套子套在他的头上，哇地一声怪叫，勒得他喘不上气来，只是叫一声：“唐思！”

他便无声了。

唐思大叫道：“放开掌门，不然我唐门发誓血洗你全家！”

唐思虽在叫，但那四人根本不听他的，勒倒了唐六，便过来一齐对付他。

唐思的手里有剑，但他敌不得那四个人，他叫道：“和气大师，你不帮我，我唐门与你少林终生为敌！”

和气方丈不想听他，只是闭着眼睛。

那焦实吼道：“谁帮他，我便杀谁！”

他不敢说他要杀死和气方丈，但他敢对那些入吼。

孟死、肖依、竹竿都围住那唐思，竹竿喝道：“唐思，让你与你的掌门人一齐去死！”

唐思冷笑，他忽地叫道：“和气大师，你们都中了我的毒，如果你们不帮我，全都得死！”

和气大师忽地睁开了眼，说道：“帮他杀人！”

他身旁的和灵、和玄两大师扑向焦实，和玄叭地一掌，正击在那焦实胸前！

焦实怒吼一声：“狗和尚！”

他再扑上来，那和玄大师回手一击，正与他对掌。

啪地一声大响，两人都是趑趄退步，如是平时，和玄大师也不是那焦实的对手，但此时的焦实在热泉里洗浴，已是中了毒，只觉得腿极软，不敢使力，便败与那和玄大师。

和玄大师心内本来畏惧他的功力，一与他对掌，发觉焦实也不过如此，顿时心内增了信心，大吼道：“杀！”

和玄大师的掌一拍在焦实的身上，焦实便叫了一声，血喷得狂！他退了几步，叫道：“杀了他！”

孟死在一旁，突地出拳，啪地击在和玄大师的后背上。和玄大师一向前栽，便欲倒下。

和气大师一出手，架住了他。和气大师说道：“你们是徐无特的余孽，这一次你们死定了，别再想超生！”

他向焦实击出一掌！

这一掌更是大力，焦实哇地吐血，哇哇直吐不止。

他弯下身子，叫道：“我不行了！报仇！”

不待师弟们答他，便委顿在地，再无一点儿声息。

唐思乘着那和玄大师与和气大师几人冲上来，他便欲溜走，忽地有人拿剑指向他。

那是清闲剑客。

清闲剑客说道：“你别看我小腿受伤，要杀了你，还是容易！”

唐思冷笑，说道：“清闲剑客，你是第一个受我毒的人，你也敢来逼我?!”

他放声一笑，清闲剑客一怔，身子一松，便欲倒下。

和气方丈在远处，却是看得明白，叫道：“你要放了他，便是你死!”

清闲剑客心时一怔，知道和气方丈说得有理，大叫一声，扑向唐思。

唐思手里的暗器丢光了，再要掏暗器来，却哪里有那空闲?清闲剑客的剑如虹如练，直扑他来!

唐思忙出剑抵对。

但他晚了，清闲剑客的剑刺在他的臂上，他噗地跪倒，那清闲剑客意在取他性命，和气方丈叫道：“放了他!”

清闲剑客上来要点他的穴道，唐思叫道：“你想死，我便一齐死!”

他扑上去，咬住清闲剑客的脖子，说道：“你与我一起死，我与你执手上奈何桥!”

清闲剑客知道他浑身是毒，但一时解不开他，只能任他咬住。而那些一旁观看的人都不敢上前，知道万一那唐思再拿出毒来，岂不是也跟着一死。

唐思咬过了清闲剑客的脖子，忽地仰头大笑，说道：“我让掌门人死在这里，我也得一死，我也得一死，我回不了蜀中了，我回不去了。”

他面带微笑，带着诡异的微笑，一笑而瞑。

众人看着唐思死了，忽地想到了他怀里的解药，便扑过来抢。和气方丈喝道：“先杀了这定山五鬼！”

那些人便不敢再扑过来，知道那药在唐思怀里，但哪些是解药，哪些是毒药，除非和气方丈认出，不然他们哪里敢再试？他们看着和气方丈与他们的师弟与孟死几个在斗，在犹豫是不是帮他们。忽听得那孟死叫道：“杀了他，杀了他老和尚！”

肖依与竹竿两人合力围住和气方丈，孟死突然吼叫起来，这是阴鬼一哭。

众人只觉气血翻涌，极是难受，身子不由得退出几步，再不敢凑向前去。肖依与竹竿合力，对和气方丈下手！

噗，一抓抓在和气方丈的前胸上。和气方丈大吼一声，生生挺住了。

那竹竿忽地从袖里射出几支怒箭，直射向和气方丈！和玄一见，大叫道：“师兄留心！”

他扑上去，身体正迎在那箭上，一箭正射在他的心窝，他委顿而死。

和气大师一见师弟当场身亡，不由大是伤感，他叫道：“师弟，师弟！”

可和玄再也不会答他，只是委顿在地，一声不吭，看来已是魂去西方了。

和气大师怒吼一声，他抓向那肖依，生生一抓，便抓在肖依的臂上。

肖依一声惨叫，叫疼了那竹竿与孟死，他两人扑上来，对

着和气方丈痛下杀手！

人杀我杀 斗十三

三十七 石阵杀人

和气方丈不知道这师兄弟四人都是对肖依有情，此时见肖依有难，两人不惜性命相扑。和气方丈退了一步，让过了那孟死与竹竿，但他也失了先机，想再杀死肖依，已是难能了。

肖依与孟死、竹竿聚在一处，她流泪道：“二师兄，大师兄死了，三师兄也死了。”

本来朝夕相处的五位师兄妹，一旦与人动手，便是死亡两人，顿叫他们神伤。

竹竿大叫道：“杀了那个老秃驴，给大师兄报仇！”

肖依扯住了他，突地叫道：“师兄！”

她抛出暗器，炸出一片烟雾，扯着两位师兄走了。

只剩下了和气方丈，还有二十余江湖人。

和气方丈道：“大家小心，如今虽说是到了苑家祖茔的重地，但一直不曾遇到过苑家的人，我想一定有人在这坟墓里，不然这里不会如此干净。”

众人都手持兵器，一直搜下去。

再也没人敢去那热泉里试试了，他们只是心有余悸地看着那热泉。

有好东西，奈无法享用，你有什么办法？

过了这间石室，忽地到了一处乱石丛。这里很是奇怪，按说在石室里，该再不会有乱石丛了，每一间石室都是苑九的禁地，怎么会在石室深地里有这一片乱石丛？

和气方丈说道：“大家小心，这片乱石丛像有玄机，埋伏在内，有逼人的杀气，不可不防。”

一说完，众人便再也无人敢直冲入去，只是在石丛外面徘徊。

和灵大师说道：“师兄，我入去看一看。”

和气方丈叹一口气，说道：“好，你去吧，只要小心。”

和灵大师一敛前襟便大步而入。

人都看着和灵大师，看他在那石丛里走入去，慢慢看不到他的身影了。

和气大师坐下，说道：“等师弟一下，不知结果若何。”

众人也呆站在那里，等和灵大师探过那石丛。

和灵入去，只见那石丛密密，一块联一块，一块接一块，没边没沿，他心道：只是一些死石头，有什么可怕。看来师兄是过虑了。他再走入去，蓦地当头扑面而来的是一块尖尖的巨石。那石头让他眼热心跳，再细一看，它旁边的另一块巨石也面目狰狞，看它嶙峋可怕。

和灵哇一声叫出声来。

外面的人听得清清楚楚，只听得和灵大师一声惊叫，便再阒无声息了。不知道和灵大师在那里如何，便有人叫道：“和灵大师，和灵大师！”

和气方丈大喝一声：“噤声，和灵师弟在内，丛生幻相，你再声张，将致他于死地！”听得和气方丈如此说，众人赶忙噤声。只待和灵大师的消息。

和灵看着那些石块，块块都是狰狞怕人，块块扑面而来。他急急坐下，凝定心神，对自己说道：“我是少林僧人，不怕幻相，你能奈我何？”

但他不敢再睁眼睛，如是一睁眼看，怕那石块扑面而来，受不住那狰狞。

但忽地身旁有石块飞起，乱纷纷的石块如雨，落在和灵大师的身上。和灵大师忙运功抵住。他挥袖击落那些石块。但他臂力再强，也无法将如雨石块全都击落，只能将一些石块击飞，另有一些石块落在他身上，砸得他脸面出血。

和灵大师心道：这便是从前所说的石阵了，如诸葛先生所布的石阵，我看看去都是幻兵，我再奔来奔去，只是徒

劳。但我不能不走，我如不走，怎么能带师兄他们闯阵？和灵大师忍痛起身，再伏在石块上，向前奔走。越走越见幻影，越走越深入，便见巨石嶙峋，没一块不伏杀机。

和灵大师忽地震怒了，他大袖一挥，高叫道：“你们有什么了不得？什么苑家祖塋，在我少林寺僧看来不过是儿戏，我就看你能把我怎么样？”

和灵大师臂力甚强，大臂一挥，叭叭打在那石块上。他以为那石块是敌手，见它坚执不去，更是大怒，喝道：“贼子辈，敢小觑我？”再叭叭击它，只见那石块叭叭震飞起无数石屑，石屑在空中飞，划破了和灵大师的身体，血便流出。和灵大师全然不顾，只当他是面对着无数敌手，喝道：“莫走近我，我要杀了你！”

和灵大师一声声吼叫，在外面的人都是听得到，便有几个人对和气方丈说道：“方丈，我们进去，帮大师一下，他是遇上了敌手，正与人激战呢。”

和气方丈听着，有些不信，说道：“幻由心生，看来和灵师弟有些麻烦了。”他点头，只是说道：“各位施主，这石阵非同小可，谁要进去，只看造化了。如是福缘深厚，方可保无虞。哪一位愿意进去，便去好了。”

听得和气方丈一说，倒是有许多的人不敢再去了，但也有几人不怕死，他们心道：到了苑家祖塋，每一事都是少林寺僧先去，倒让人不好意思。如今这石阵再强，也终强不过

面遇苑九，苑九都死了，苑家祖茔里有看守的巡守人，也不过是江湖平常高手，何惧他来？如果有一个像苑九一般的天下第一绝顶高手，岂能让人把苑九的头也割去？看来他是看到了这许多的人，便怕了，躲起来了，也说不定。石阵里再是凶险，只是一个死阵，怕它做什么？

想来想去，这几个人全说道：“我愿意去。”

和气方丈叹一口气，说道：“但愿能平安出来。”

进去的一共是五个人，他们一个挨着一个，走入去。和气方丈说道：“须要记着，到了石阵里，你要稳，不能急。只是看着，慢慢走出去，方才是妙策。不能动怒，一旦怒气冲天，便不妙了。”

众人唯唯，看来并不曾把和气方丈的话记在心上。

五个人进去了，他们先是见石则绕，过了一会儿，有一个人说道：“不对了，走这么久，一定该看到和灵大师了。”

另一个说道：“和灵大师走得远了，我们走得不对，便看不到他。我们叫一叫他，好不好！”

五个人便以为然，皆大声叫起来：“和灵大师，和灵大师！”

他们叫了一会儿，也没听到和灵有应声，五个人无奈，便说道：“再走好了，走一走或许会看到他。”

便再走，一直走入去。

走着走着，走得脚也软了，还是不见石丛有减，忽地有人叫道：“不对，不对，要是这么走，怕不走出山坡下去了，

无花谷也走了两个来回了，怎么还没走出石丛？”

另一个道：“石丛很大，我们在外面，也看不到边，你怎么能说走得出去？”

再没话说，就再走。

再走一走，还是那样的石丛。忽地有一人叫道：“又走回来了。”

四人忙问他，只见他指着一块小小石头，说道：“那一块石头是我摆在上面的。”

一个说道：“不对，你记得清么？”

那人冷笑：“我夜里去皇宫，也不会错了一条路。”

有人讥讽他说道：“可惜你走不出石阵。”

那人怒道：“胡说，你怎么知我走不出石阵？你四人要是听我，我便带你们走出去！”

这人冷笑：“凭什么听你？我们听石头的，也不会听你。”

那人怒道：“好，我们各走各的，我自己走。”

他起身便走，一直走入去，在石丛里不见了身影。

有人一叹，说道：“你不该惹他，我们五人，还数他有本事，或许他能走出石阵。”

那人也深有悔意，但嘴上却不肯认帐，说道：“好了，好了，我不信，我们四个人，还不及他一个夜鬼。”

四个人再走，走得累了，忽觉得像是走了许久，便说道：“我们坐一坐。”

四个人便坐地，待得坐下，忽听得有人叫他们，像是叫自己的名字，那声音若有若无。

忽地站起来一人，说道：“有人叫，有人叫，在叫我们的名字，你听到了么？”

另一个也兴奋道：“不错，我也听到了，是叫我们的名字！”

两人忙扑出去，只是扑在一块巨石上，碰得面上血流。

他叫道：“怎么了？我怎么了？”

另一个人叫道：“有人叫我，他一定知道如何出去，我得找他，我一定要找到他！”

他扑过来再扑过去，身子不停，在石块间来来回回，竟是扑了十几个来回。

再看他时，竟是满脸都是血，血流在脸上，糊住了他的眼睛，他叫道：“谁敢拦我，我是飞鹰方隼，你来吧，试试我的手段！”

他扑向一块石头，石头尖厉，他竟以手里的刀去砍那石块。只听得铮铮一响，石块崩飞，石屑更是击在他的脸上，划破他的脸，血流不止。

他更是面目吓人，叫道：“有什么了不得，出来，我与你动手！”

一旁的人看他有些昏迷，冲上去抓他。

他大喝一声，把刀刺入那人肚腹，叫道：“看我不杀了你！”

那人本来想救助他，不料得他真能出手杀人，便不曾防备，这一刀实实在在直扎在他的肚腹里，他叫道：“鹰兄，是我……是我！”

他委顿倒地。

飞鹰大叫道：“谁再拦我，我便杀他！”

他雀跃而去，在石丛里一跳一跳，直至没了身影。

只剩下了两人，两人面面相觑，看来石块里确是凶险得很，杀机重重。如是他们两人死在这里，岂不是大大冤枉？两人再看那肚腹中了一刀的人，待得刚才那飞鹰拔刀出来，这人便气息断了，此时已没了一口气。他两人长叹一声，便再寻路去走。如是呆在此处，再呆下去，怕也是一死。

那个急急自走的夜鸟匆匆而行，他急急对自己说道：“我自己走，怎么走不出去？我就是在皇宫里，也来去自如，我怎么走不出这一条路，真是笑话！”

他自言自语，直扑向前。见路就走，一直走得飞快。直到他揣摸已是走了足足有十几里路时，方才站住了，说道：“这会儿，我会走出来了，要是走不出来，也快到了头。”

忽地，他大叫一声，他看到一个死人，一个伏在石块脚下的死人。

那人是飞鹰的朋友，他怎么死了，他的肚腹里流出了肠子，看来他得极惨。他叫道：“赫及，赫及！”

那人哪里还有回声，只有石丛里的阵阵鬼哭一般的石响。原来这石阵的石块分布极密，在风声里便响得异常，像是有人在鬼吹哨，一阵阵徐，一阵阵疾。听去像是有人在那阵里漫不经心地吹哨一般。

他忽地大叫：“站住，你等等我，你等等我！”

他有些后悔，莫不如与那几个人一齐走，还可以互相照

料，只知道他们死了一个人，莫非他们都死了，他们真的都死了么？他叫道：“喂，有人么？你们在哪里？”

没人应声，仍是那鬼哭一般的石啸。

他急了，急急扑奔向前，他要跑，就是跑死，他也不站住，他不愿意停。如是运气好，会在他有气力的时候冲出这石阵。

他跑了许久，觉得脚也站不稳了，他的气也不够用了，便扑倒在地，他叫道：“有人么？我跑不动了，我跑不动了。”

他再抬起头来，看到了许多的人，他们站在他的面前，面目狰狞，看着他，想扑上来杀了他，他大吼一声：“我宰了你！”

他扑出去，暗器与刀都出手了！

这是致命的一击！

但他撞在一块巨石上，他的肚腹正刺在一根石刺上！

他觉得很疼痛，但也很舒服，他喝道：“我杀不了你……你就杀我……”

他再也无声了，那吓得人心也颤抖的风啸声再也没了，他的脸上浮现出笑意，说道：“我杀死了你！”

他的脸上有笑意。

飞鹰在石阵里趑趄地走，他看到了许多的人，他们都看着他，他像是在清晨里，要去与人比刀。他的刀磨得很快，他背着刀，一直走在众人的议论声里。他们在议论，这一次是飞鹰赢，还是他的对手赢？他们的议论当着飞鹰的面，像是